



草原骑兵

照日格巴图 著

7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主要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集。

《草原骑兵》、《刀光闪闪》、《我们的指导员》等篇，描写了骑兵部队的干部、战士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带着强烈的敌情观念进行练人、练武、驯马等生动事迹；《草原雄鹰》、《暴风雪夜》等篇，则描写了骑兵部队指战员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
本书歌颂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。语言简洁、朴实。故事情节比较生动，感人。

草 原 骑 兵

照日格巴图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2}$ 印张：7 $\frac{1}{2}$

字数：150,000 印数：1—10,000

1965年10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2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90·233 定价：0.56 元

目 录

草原骑兵·····	1
刀光闪闪·····	18
我们的指导员·····	26
宁 布·····	48
张勇小传·····	60
张勇续传·····	78
风雪枪声·····	98
骑兵战士·····	116
鱼塘银波·····	129
草原雄鹰·····	140
西拉木伦河畔·····	157
两返阎村·····	170
胜利的凯歌·····	191
珍贵的礼物·····	203
暴风雪夜·····	220
敌后插刀·····	231
再版后记·····	246

草原骑兵

—

骑兵二连的战士们从马术教练场回来，新战士色登把他的小红马往吊马绳上一拴，鞍子没揭，嚼子没卸，扭身跑回宿舍，扑到床上，拽过被子蒙住头……

班里的战士们，谁也没留意上层床上的小色登，一边擦着枪，一面谈着今天的马术教练：

“嘿，咱们班的苏日古冷真不简单，第一次跳障碍就过去了！”

“要是好好苦练，保证能当个出色的骑兵，就象咱们连长那样。”

“可是有的新兵……”

和色登一天入伍的苏日古冷，听到老战士表扬，心里象是灌满蜜糖，眼睛笑得象个弯下来的月牙。他看色登不在跟前，说：“人家小嘛……”

色登最忌讳说他小。他说不上是气，还是恨，猛地把被子一揭，跳下床。苏日古冷觉得刚才说的话，有点那个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：“你……上哪去？”

小色登把胳膊一甩，二话没说，噔噔地走出宿舍。一口

气跑到马厩，气冲冲地走到小红马跟前，噘着嘴，瞪着眼，抓住马笼头，狠狠地拉了几下，说：“就是你……你这熊包！”

小红马见色登满脸怒气，瞪着惊慌的眼睛，鼻孔张圆，喷着粗气，扬着头，想挣出色登的手。小色登更气了，抓紧笼头，眼里冒火，叱斥着：“闪，闪！要不是你，我能丢人现眼？不争气的东西，非好好教训教训你！”

说着，色登从身旁拣起一根树枝子，抡起来要向小红马身上抽。可是，被一只大手抓住了。

色登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连长阿力金。

“哈哈……拿战马出气呐！”阿力金笑着夺过树枝，折成两截，扔在地上，收起笑容，认真地说：“骑兵的本领可不是拿战马出气得来的，是练出来的，要从自己身上找毛病……”

色登看了看连长，低下头，望着自己的脚尖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“好啦，别生气了。”阿力金扳过他的肩，用粗壮的胳膊搂住他的肩，笑道：“你不是爱喝奶茶吗？走，到我那里去。”

小色登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？事情出在教练场上。……

色登今年十八岁，个头刚够入伍条件。还在上中学的时候，他脑子里就装满惊险的战斗故事。战斗影片《上甘岭》，他就看了七遍。他最爱看反映骑兵战斗生活的小说。有一次，学校过团日，请骑兵战斗英雄讲战斗故事。他可听迷了，身后的苏日古冷在他后背上画的满是圈儿，他也不知道。他想：“将来自己当个骑兵多好呀！骑着战马，举着军刀，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飞来驰去，也象这位战斗英雄，人人称赞。嘿！那该有多带劲！”

可巧，色登入伍后，果然被分配到骑兵部队来了。他可高兴啦！更使他高兴的是，给他们讲战斗故事的那位战斗英雄，就是他的连长阿力金。色登暗暗下定决心：一定象连长那样，当个出色的骑兵战士。

在领受了战马的那天夜里，色登果然参加战斗了：在烟雾遮天的战场上，他骑着小红马，冲进了敌群，抡起军刀，一连砍倒二十多个敌人。小色登越砍越来劲，突然，他见一个敌人的军官正要逃跑，把小红马一催，追了上去，“嘿”地一声……右手打在身旁的苏日古冷身上。

苏日古冷推了推色登，问：“做什么好梦啦？”

色登蒙住头，从被窝里发出咯咯的笑声。

第二天，色登把夜里的梦告诉了阿力金。阿力金拍着他的肩膀笑道：“想当英雄，好哇！不过，想当骑兵英雄，第一条，要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，永远忠于党，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，象雷锋那样。第二条，还得有过硬的马上本领。”

从此，色登一有空就学马列主义、毛主席著作，或者看雷锋的故事，也盼着马术训练。

这天，色登听说上马术课，心里真是乐开了花。他第一个跑到马厩，把小红马刷了又刷，洗了又洗，叫它撒撒欢，活动活动筋骨，才备上鞍子。

马术课目，分两部分：老战士超越高级障碍，新战士超越低级障碍。

说也怪，今天的马术课，色登的思想老是开小差，眼睛不知不觉就溜到老同志那边去了：只见老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，战马腾起四蹄，拖着烟尘，鱼贯地跳过一个比一个高的

连续障碍。色登看得着了迷，心想：“用不了几个月，我也能跳，瞧着吧！”

担任新兵教练员的一排长，喊着口令：“色登，出列！”

色登根本没听见一排长喊他，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老战士那边。只见一匹枣红马，好象一团火，由远至近，飞也似地通过了连续高障碍。色登一眼就看出是连长，不禁从马背上站起来，喊道：“好，太好了！”

一排长心里一笑，提高嗓子，喊：“色登，出列！”

色登一回头，新同志都向着他笑，知道自己误了科目，脸上飞起一朵红霞。

排长喊着口令：“跳！”

色登的心还在怦怦跳，催着小红马，匆忙出列，向着障碍冲去。色登虽然在马背上长大，可从来没有跳过障碍。跑到障碍跟前，心里稍一犹豫，不觉勒了下马嚼，小红马一闪，从障碍旁冲了过去。色登用力勒住马，红着脸回来了。

“再跳！”一排长下达完口令，走到色登跟前，嘱咐道：“大胆一些，别犹豫，控制好马。”

色登心一横，把牙一咬，给小红马两缰绳头，小红马象是一股平地起的旋风，向障碍冲过去。小红马冲到障碍跟前，突然站住了，差点儿把色登摔下来。色登顿时来了火，跳下马，抡起缰绳要打马，被一排长喝住了。

一排长喊：“回列！”

色登赌气上了马，回到起跑线，向排长要求道：“让我再跳一次吧！”

一排长恐怕出事故，严厉地说：“不行。”

色登含着泪走回行列，觉得新同志都在笑他，特别是他的老同学苏日古冷，那对会说话的眼睛，象在嘲弄他，心里真不是味儿。他眼巴巴地望着新同志都跳过去，那边，老同志也一个接一个通过了高级障碍，全连只剩下个自己，不仅没跳过去，反而取消了资格。他想：“还想当个骑兵英雄呢，当狗熊吧！”鼻子一酸，眼泪叭嗒叭嗒地落在马鞍桥上，回到营房也顾不得卸马鞍了，一扭身跑回宿舍，扑到床上……

二

色登从连部喝完奶茶出来，再不是刚才那个愁眉苦脸的样子了，他感到浑身都是劲儿，全身的血管都膨胀起来了。色登从心里佩服连长，句句话说到心里。他一边跑一边拍着自己的头，心里说：“可不能耍小孩脾气了！连长说得对，敢于踩着困难走，迎着风浪上的人才叫做战士，战士就有个战士样儿，得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，不然还叫什么战士！”

色登跑到马厩，只见战马整齐地拴在吊马绳上，见到色登，好象谁喊了一声口令，所有的战马都昂起头，竖起耳朵，啾啾地嘶叫起来，象是欢迎他。只有色登的小红马惊恐不安，垂着头，耷拉着耳朵，连看都不看色登一眼。色登见小红马的样儿，十分后悔刚才对它那种粗暴的态度。他学着老战士对待惊马的样子，轻手轻脚地走到小红马的跟前，站了一会儿，等马有些平静了，才伸出一只手，嘴里“噢噢”地说着，慢慢地接近它，先用手拍拍马脖子，再拍拍马背。小红马觉得色登不象刚才那么凶，再不躲闪了。色登急忙从

兜里掏出一块豆饼，送进马嘴。

小红马嚼着豆饼，晃着头，抖着鬃。

色登见马平静了，托着它的嘴，笑道：“不生气啦？这就好。不过，我对你的意见也要说清楚。现在，帝修反作梦也想侵略我们，咱们得有过硬的军事技术，就象老同志那样。连长说，功夫过不过硬，得咱俩努力，你也得争口气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站在色登后边偷听的苏日古冷再也忍不住了，噗哧一声笑了：“哈！和马个别谈话呐！……”

色登红着脸，抡起拳头要揍苏日古冷。苏日古冷是个有名的机灵鬼，一缩身，象个泥鳅滑脱跑了，站在马厩外，跺着脚，拧着脖，喊：“个别谈话也没有用，跳……”苏日古冷突然收住嘴。

色登喊：“苏日古冷，不用笑，我要练不出硬本事，四条腿爬着走！考核时候看！”

“好！我等着……”

色登有股子倔劲，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把苏日古冷当上了对手：“咱们赛一赛看！”

从此，他上课时，瞪着眼，竖起耳朵听，恐怕教练员的话溜掉；在操场上也下苦功夫练。洗脸时他比别人快，挤出点时间练投弹。部队集合，他总是第一个跑出屋子，端起枪练几下刺杀。晚上俱乐部活动，他光着膀子不是练杠子，就是跳木马，把身子练得既结实又轻快。连里的同志都说色登成了“训练迷”……

要说“迷”，还是对他那小红马迷得最厉害。只要有一点空儿，色登就跑到马场牵着它撒欢，饮上流水；领着它练习跳

障碍；把它的身上刷得没有一星点尘土。两个多月过去了，色登和他的小红马的感情越来越深。色登也变黑了，胳膊上的肉成了块块，个头也似乎高了，技术吗，当然更有显著的提高。

苏日古冷确实聪明，他看出色登和他暗暗地竞赛，也不示弱，两个人都有一股冲劲。

星期日，吃过早饭，要上街的人忙着做准备。苏日古冷一边穿新军装一边说：“色登，今天休息吧！咱们上街看一场电影去。”

色登头晃成个拨郎鼓，笑道：“我说过不去就不去，你给我捎点东西吧！”

“捎啥？”

“两个鸡蛋。”

“又给小红马加营养呀！”

色登一笑，没吱声。

这时，屋外哨子响了，连值班员喊：“上街的集合了！”

苏日古冷急忙蹬上马靴，问：“色登，真不去？”

“不去！”

“我知道你的鬼。”苏日古冷扎着皮带向外走，刚走到门口，扭回头一笑，对色登说：“不过，想拉下我也不容易！”

色登望着上街的人走出营房，扭身跑到马场。小红马见他来，老远就扬着头嘶叫起来，急得两个前蹄不断地刨着地，直到色登走到它跟前才平静下来，高兴地晃着头，摇着尾，把嘴巴搭在色登的肩上，可亲热极了。色登满心眼里高兴，拍着小红马的脖子笑道：“没出息，一会儿不见就想

啦？”说着解开马缰绳，用毛刷把它刷个精光，备上鞍子，向马术教练场走去。

今天可真是个好天气，蓝湛湛的天空，没有一朵云彩，好象一泓湖水。草原上一片碧绿，野花盛开，百鸟欢唱。远方，白羊蠕动，马群奔驰……

色登到了马术场，又拍拍小红马的脖子，说：“伙计，咱们今天得练练超越连续高障碍。卖卖力气，回去给你消火，怎样呀？”

小红马似乎了解主人的心情，点着头，弄得嚼环哗哗响。

色登牵着马，在高障碍跟前转了几个圈儿，叫它空身子跳了几下，熟悉熟悉障碍，然后翻身上马，向着高障碍冲去。小红马冲劲大，没料到，冲到障碍跟前，又来一个急刹车。色登没防备，头朝下栽了下来。脸上擦破了一层皮，肋骨正碰到障碍上，摔得色登顿时脸煞白，一时没喘上气来。色登趴在地上，捂着胸口，望着小红马，心里又恨又气，真想再教训它一番。但马上想起了连长的话，他的气逐渐平息下来。

小红马并没有跑，两只眼睛望着色登。它见色登费很大的劲没有爬起来，用嘴巴拱了拱色登，舔了舔他的手，叫色登抓住长鬃，慢慢地抬起头，顺势把色登带了起来。色登一阵激动，抱住小红马的脖子……

色登靠着马遛了几个圈儿，才缓过气来。色登看着小红马，想：“马都是好马，靠的是人教练。连长学马术，摔了一百多次，我才一次有什么关系。要想练出一身硬本领，不付出点代价还成？”想到这里，色登把牙一咬，迅速上了马背，再次向高障碍冲去，可是他又栽了下来，把头皮擦掉一

大块。色登等喘过气来，猛地跳起身，翻身上了马，再次向一道道高障碍冲去。到了跟前，他用力搯下马肚，上身微微向前一倾，松下嚼口，小红马一使劲，腾空而起，嗖地一声，跳过了障碍。小色登高兴地咧着嘴，忘记了头上的血，身上的痛，拍着马脖子，低头对小红马说：“对，就这样跳！”

色登趁热打铁，一连跳了十几次，都顺利地通过了。他看小红马满身是汗，便掏出手绢给它擦干，揉了一阵子马腿，又遛了一阵，直到小红马落了汗，才向马场边的小河走去……

色登给小红马洗了个痛快澡，牵到树荫下，把马鬃编成十几根指头粗的小辫，梳通马尾，左看看右看看，觉得打扮得还不漂亮，又摘来几朵各种颜色的野花，拴在辫梢上。色登歪着脖，眯着眼，心想：“明天看吧，我色登也敢和老同志比一比，给新同志做个示范，要是连长当场表扬一番，嘿，多美！”

果然，超越连续高障碍时，色登的动作和新同志们比，的确突出，骑坐稳固，真象个老战士了。色登跳过障碍回来，见新同志都向他笑，有的还向他伸出大拇指。色登可得意了，把胸脯挺得老高，故意叫小红马迈着轻快的步子。心想：“这回连长一定要表扬了。”他看下连长，阿力金骑着大红马站在队前，脸上没有一点笑容，那么郑重、庄严，两只有神的眼睛，盯着色登的那个高兴劲。他真想当着全连批评色登几句，后来一想，色登是新兵，又是从学校入伍的，自尊心强，把要说的话，压了回去。

晚上，课外活动时，阿力金从马厩里找到色登，两个人走出了营房，向营房前的树林走去。色登见连长一句话不

说，只顾走路，心里有些纳闷，想开口，又不好意思。阿力金走到树林边才停住脚，望着前面的草原，草原被火烧云照得一片辉煌，归牧的马群、牛群、羊群，向村里走来。远方，一片烟雾弥漫着上空，林立的烟囱模糊不清——那是祖国的钢铁基地呀！

阿力金看了半天，扭过头，问：“色登，你说我们入伍为的什么？”

色登毫不犹豫地说：“保卫祖国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！”

阿力金平静地问：“怎样才能保卫呢？”

“你不是说要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，要有过得硬的军事技术吗？”

“对！”阿力金笑着，但是非常认真地说：“可是有的人总想把别人压下去，自己出风头，刚刚学点本领就翘了尾巴，你说这样的人，算不算一个真正的战士？”

色登顿时脸红了，低下了头。

阿力金说：“色登同志，你要强，不甘落后，这是好的。但是，今天你在马术上的表现，叫人很不满意。你以为跳过连续高障碍就值得骄傲吗？不！这仅仅是骑兵训练的开始，还有马背上射击、劈刺……一句话，还有很多的高峰等待着我们去攀。一个战士，有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，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战士。真正的战士应当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，对同志要爱，对敌人要恨，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！”

色登发胀的头，象是浇了一盆冷水，使他清醒多了。是啊，对一个战士来说，需要走多长的路呀！并且每走一步，就要留下深深的脚印。色登看下连长严肃的脸，猛地扬起

头，跨上一步：“连长，今后看吧！”

三

色登是个说到做到的人。马术训练刚结束，斩劈训练就开始了。色登把全部的精神都投入了斩劈训练。从那次连长和他谈话之后，他专门找苏日古冷检讨一番，两个人的感情比在学校时更好了。每天早上，天上的星星还没有隐退的时候，色登就捅身边的苏日古冷，两个人悄悄地爬起来，跑到礼堂后边没人的地方，顶着星光，面对面来个“骑马蹲裆式”，抡起军刀砍起来。没几天，胳膊就肿了，疼得抬不起来。

苏日古冷关心地说：“色登，你休息几天吧！”

“不！”色登把浓眉一拧，显出那股子犟劲，说：“我看看疼厉害，还是战士的意志厉害！”

徒步斩劈训练刚要换成马上斩劈的节骨眼上，色登的后背起了两个火疖子。这使他很恼火，白天他咬着牙参加训练，可是到了晚上，全身象是火燎的疼，翻来复去睡不着觉，色登想：“也好，睡不着就学《毛泽东选集》，时间可不能浪费。”他借着头上那只唯一不熄的灯光，一直学到深夜。到了后半夜，瞌睡上身来，才趴着睡上一阵。

纸里包不住火。苏日古冷这两天发现色登很不自然，后背鼓着，趁色登没防备，从后边抱住色登的腰，用手向后背上一摸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心疼地喊道：“后背肿成这个样子，怎么不说？”

色登一把捂住他的嘴，说：“你嚷什么呀……”

苏日古冷推开他的手，故意提高嗓门：“有病瞒着，还

不叫说！”

色登一见情况不妙，忙陪着笑，拉住苏日古冷的手，央求道：“哎哎，别吵吵了，长个疖子怕啥，离心远着哪！人家连长重伤都不下火线，咱们这点病算啥！要是连长知道……”

“怕出不了操是不是？”

色登故意撒谎：“才不是呢！”

“那好，我告诉连长去。”

色登这下子可急坏了，抢上一步，拉住苏日古冷的胳膊，说：“别走，你听我说呀！”

苏日古冷停住脚。

色登说：“你看连长，是全国有名的骑兵战斗英雄，对党对人民贡献那么大，可是人家现在，还是一股劲的干，咱们穿上军衣还没有几个月……”

“不过，也得注意身体呀！”

色登把胳膊一伸，说：“你看，这不是有些锻炼啦！”他真怕苏日古冷告诉连长，又说：“你可不要说给连长听，他工作挺忙的，千万别因为这点小事打搅他。”

苏日古冷笑了，说：“好吧，不告诉连长也行，但有个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马上到卫生队去！”

色登想：“训练这么忙，眼看就要考核了，要是真到卫生队，说不定医生叫住院，那可糟了。”又一想：“去不去还不是由我。”便顺口答道：“行！”

吃完早饭，战士们拿着军刀，排好队准备出操。色登不

听劝阻，也跟着出去了。阿力金站在队前，喊：“色登出列！”

色登答应一声，走出行列。

阿力金说：“留下！”

色登一听，知道是苏日古冷搞了鬼，跨前一步，挺着胸脯，故意问：“连长同志，有什么任务下达吧！”

阿力金见色登憨厚、倔强的神态，心里好笑。他知道，非用命令不可了，便说：“你的任务先到卫生队，回来休息！”

“休息？”色登脑子一转，瞪大眼睛，说：“我啥也没啥，为什么休息？”

“少磨牙，听命令！”阿力金说完，向队列喊了一声“向右转，齐步走”的口令，带着连队上马场去了。

色登想参加训练的目的没达到，回到屋里，一屁股坐到床上，心里真不是味。他从后窗户望下马厩，只剩下自己的小红马在焦急地打着转儿，用劲刨着地，哐哐地叫着。声声嘶叫好象一根根针，刺进他的心。

过了十几分钟，色登开始平静些了。他站起来，无精打采地向卫生队走去……路过兵器室，一眼看见自己的军刀孤独地戳在枪架上，心里一阵高兴，一把抓起军刀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可有办法了！”

收操回来，阿力金来看色登的病，见他不在，问：“色登呢？”

班里的同志说：“我们一回来就没见他，找半天也没有找到。”

这时，苏日古冷进到屋里，说：“准是练劈刺去了！”

阿力金问：“有什么根据？”

“军刀不在呀！”苏日古冷说，“准在大礼堂后边。”

阿力金跟着苏日古冷跑去一看，可不是，只见色登光着膀子，骑在一堵墙上，两腿用力地夹着墙头，顶着火一样的太阳，抡劈着军刀。在刺眼的阳光下，军刀好象一道白光，罩住小色登的身子。小色登的脸，被太阳晒得通红，浑身流汗。

阿力金忙喊：“色登，你疯啦！”急忙跳上墙，抓住色登的胳膊，夺过军刀，生气地说：“叫你休息，为什么不休息？”

色登笑道：“收操了吗？”

“早收了，”苏日古冷说，“快下来吧！”

色登满高兴地跳下墙，擦了把汗。

“往后叫休息就休息，可不能不执行命令啊！”不管他愿意不愿意，被阿力金硬拉到卫生队去了。

转眼之间到了斩劈考核的日子了。

考核这天，小色登比谁起的都早，军刀擦得锃亮，又把小红马刷了洗，洗了刷，给它换上拴着红缨的新笼头，皮鞍上也涂了保革油，擦得能照出人影。

太阳刚冒红，骑兵战士们催着战马，迎着阳光，穿过林丛，越过沙丘，向考核场奔去。路上，歌声好象滚滚的黄河，色登的嗓门比谁都高。

这天，真是少有的好天气，天上蓝湛湛的，没有一点云彩，只有阵阵的微风，从无垠的草原上掠过，使人们感到凉爽，精神振发。考核场上，新修了障碍，重换了草靶，地面上插着红旗，习习地飘动，象是初燃起的火苗，将要旺盛起